



王太蒙先生類纂批評灼艾集卷七

四明王

佐纂評



去就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自警編

王太蒙先生類纂批評灼艾集卷七

四明王 佐纂評

去就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自警編

一謂
呂罷
相寂
實一
謂劉
被斥
流涕
其鄙
視大
臣若
此
劉禹
謨之
對殊
未風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
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
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
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
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
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
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
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
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
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
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
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
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
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盖未
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
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
卽宴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自警言
編

三九

勇退

孫宣公爽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
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
多少朱門鑲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
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
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
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自警言編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命平蜀寇未

幾卽乞休致時闈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息鷗磯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祗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荅塘詩話

楓山公勇退急流可世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

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同上

天下有短於吏治而長于奔兢得官者可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冬餘序錄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
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元
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
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
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日
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
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
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爲告者可以免後時

之殆矣

同上

僉都御史齊公明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早閒
亭逍遙其中詔起捕閩賊賦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
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云
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
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語云平生無一事欺
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號
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
以治盜徵謂宜再退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

此 近代名臣錄

棲逸

以仕 官為 桎梏 自是 天植 巢許 之不 願有 天下 其趨 一也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
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
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
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
促歸 平江記事

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
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旁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

人能
知足
則無
不足
獨居
一室
中不
見天
日而
浩然
與天
地同
泰世
之奔
走富
貴者
到處
皆成
枉桎
視此
何如

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軼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
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
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于
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為生日
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
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
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

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自給
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
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
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
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
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
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
但布袍草履室中朽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
村童也然質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酪

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
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
屬閑話輒還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夢溪筆談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寡言咲與張丞相
德遠爲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
治圃種蔬耘植漑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
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
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
圃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爲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

更野服作遊客入其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
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
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嘗識之否翁
爲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爲宰相否翁
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
小人耳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
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色變喉間隱隱有聲
似怨張暴已踪跡帥漕呼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
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闔無人聲挾而闖焉則書幣

不啟翁已遯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
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
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
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荆溪偶談

總是豪爽士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心便欣然忘食惟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既醒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
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酣觴賦詩以樂
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臥遊錄

會有四不赴 謂公會生會 時有四不出 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

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閑過從身安心自逸
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
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蓉塘詩話

錢塘馬洪號鶴窓博學工詞章清修苦節教授生徒

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來峰為最洪所居去
飛來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五年間僅兩到
耳因題詩曰飛來峰在脚跟頭十五年間兩度遊說
與山靈應笑我先生忙到幾時休予讀之既悲其窮
復賞其達 郊外農談

李南所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
交遊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
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一
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

免得詩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迎醫閉目搖手曰
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上夷白
齋詩話

予行後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
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
義灌溉此心以廉耻潤色此身以勤儉教訓子孫此
外奚所事哉 東谷贅言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覲
清剛有峻節一見欵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以三
者為
事俯
仰不
媿何
樂如
之

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
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和敏達
博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窮巖採芝幽澗麻衣藿食
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
組登朝則幽谷含懽薜蘿起忭不報後以員外散騎
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西湖

志餘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
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

讀之
令人
向往

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
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
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
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
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
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
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鶴林玉露

清德

李之清德至矣令人羨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語林

余在江右絕不敢買一磁器送入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

長物 新語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為吏即知守廉一錢不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以廉能升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華靡信裁剗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餞贐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羶又却吳民餽贐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白與人傳

西湖志

餘

卷之七... 清德... 錢

天道 乘昭 昭昭 不爽 范文 正公 之作 相徐 孝祥 壽過 著願 及其 子孫 官至 翰林 承旨 以不 貪金 銀兩

廉義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
 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
 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
 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坍塌
 諦視之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迺亟掩之一毫弗
 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
 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迺啓其穴物皆如故日
 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迺

北齊書 廉義

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
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平江記事

安遇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
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
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
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秘書監致

仕歸剡

葆光錄

此二人者
是英雄
豪傑
可羨
可羨

高潔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并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掛老僧脚底
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予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
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
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
促裝者予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
擔每晨起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
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

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鶴林王露

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年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續觀感錄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

三人
仲魯
仲連
尤高
其范
大夫
張留
侯則
明哲
保身
者

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鶴林王露

陳御史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閔其勞遺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

世登顯仕而猶至絕糧要知古人節操前如後大畧

民立祠歲享云

松窓晤言

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自警言編

節儉

欲不妄取必自儉始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羨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迺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求苟取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鶴林玉露

殷仲堪旣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殺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世說新語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場

當識

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踰年六十生且無幾迺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當識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亾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

以爲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葺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
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季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居哉

當識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貴富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譏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譏者愧之

以上四條自警編

季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

當書
座右

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同上

人當得志

時須回頭

想未

楊志

時是

何景

象更

能知

足

見最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

入之餘以給親俗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

一日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

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

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

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

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

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自思及此

生有定分焉可也 餘冬序錄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

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

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

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自

警編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

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

節儉

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
侈立見敗亾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
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
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于數况于人
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侈而壽長者何也廉儉
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
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龍舒

子

養生

云笈七籤曰譙國華陀善養性弟子廣陵吾普彭城
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
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猶
戶樞不朽是也

養生類纂下共十條

却是
至理

耄智餘書云遣其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
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
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

尊生者當
書一通
座

簡而精

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
逆當風縱酒飡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濕涼
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呌過常辯
爭倍荅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
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旣
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
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
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
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
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
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
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卽國亾氣衰卽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
害一曰薄功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
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
徒設耳盖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讀之
令人
省

又曰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笑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歡行一惡則鬼神喜

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矣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爲益迺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旨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旨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疾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臥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露皆不欲胃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著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

一曰乾元之氣化爲精精反爲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爲血血復爲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交氣氣爲津津復爲氣氣運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

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臟

以上十條養生集

金取乎剗丹取乎一不剗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卽丹也自強不息卽金也苟能剗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

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至言

七十非肉不飽是未可論唯肥人決不食肉可多食

山嵐重處與寒天早起宜用之

總在自寶愛不露

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信不食豚之大功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日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俱山家清事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

七平... 養生

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

然自警言編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

當置
座右

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
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
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時尤損人
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
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暖冷
物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此亦可爲座右銘也

耕道曰然同上

達生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進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恠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

師魯
可謂
超然
于生
死者

生者
順事
沒吾
寧也
亦只
是無
恐怖
的道

內省
不疚
何恤
人言
今無
端挾
私忿
是非
人者
可省
矣

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
迺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談論頃
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
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
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
尹曰此在公耳迺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
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
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
忘猶存于胸中歟 慶溪筆談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
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
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
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
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
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
說是非此言近道盖得孔子丘之禱久矣之意也 敬
玄詩話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

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慧寺遷
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
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
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慧
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
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
丁丑新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
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
嘗偃息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

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
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
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
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
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居一廛託環堵爲終老地也
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
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

窮者

餘冬序錄

太原助教張世寧旣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偷得

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洛人王域棄官學佛
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
鈎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愛著何時是徹
頭彼若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
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
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
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
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
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 同上

能悟到無生處一字內一切皆空何慮八物

山谷嘗言利害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人
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
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眾生
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
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
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
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為之
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
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于學佛者今人聞

世說新語卷之七 達生 三

而愈

雖終猶區
處家
事尚
有欠
其可
其
然世

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
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
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
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鶴林玉露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午正月公
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
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
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曰
招親友從容叙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

累者

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
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
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
者 齊東野語

曠達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
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
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
羊羔且手書臨江僊一詞以遺之云冬日青山瀟灑
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
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
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初
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

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林壑語

悟禪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騶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寃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免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予喜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龍舒子

謂爲善卽空無邀福之心則可

此必前是而落沽家
身僧偶屠之者

嘉定有余生者先公門人也其父與伯仲俱業屠仲
出遇一僧云何不誦觀音經歸即閉榻靜坐絕葷謝
慾日誦千遍垂三年紅雨墮其家三日其人初不識
一字特書偈後二句云忽然跳出火坑來萬事全然
如夢出離其家往牛首山受戒不知所終餘冬序錄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
公曰業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
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
增敬世說新語

日夕佳非
居山
久者
不能
道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
辯已忘言昔人謂達摩未西來淵明蚤會禪矣餘冬序錄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
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
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同上

圓通禪師秀老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
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
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同上

此善
者言道

此段
當另
書一
通置
之座
石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
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
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鶴林玉露

同寮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侘
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
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
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
惱坐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
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

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
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
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
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
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

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
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
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
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
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
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
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

焉可也

綠雪亭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予
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
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
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
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謂衆生
自是什麼 冷齋夜話

昭慶寺戒壇蓋自 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上命
而爲之而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劄故有真戒

清俠之家氣雄萬夫學無上苦提有難何事總之所謂有志竟成儒釋二理無原兩漢以下聖人多在佛中後世崇儒

聖人耶
老子
知雄
守雌
世人
得其
分便
濟得
許多
事即
吾儒
萬物
之一
之學

壇假宗師之說

西湖志餘

皇祖立法無非化民爲善之盛意近來遊衲徃徃敗
群以致官府崇禁非立法本旨也洪武五年正月十
七日 皇祖宣諭衆僧云你和尚每去那城郭山林
村落中將釋迦佛明經教典與他衆民說化他一方
人民習善不來犯王法也是你出家人爲我 國家
添力氣也洪武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皇祖宣諭
衆僧云如今爲僧的多不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
金剛經楞伽經書則講說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爲
長其次依戒臆行坐違者論罪自是每歲三月三日
本寺開設戒壇海內緇流雲集而民間好善者亦皆
皈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
潔者升座談經陳具足戒僧徒俯聽或叅究疑難從
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文云佛法三藏以經爲首
三學以戒爲先戒者實三寶之舟航衆聖之街衢也
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究其威儀則有三千
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持之則爲三乘證聖
之基犯之則爲六道沉淪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

細玩
五戒
十戒
釋家
與儒
家原
無二
義

尋常
道理
雖聖
人不知
能言
行丈
尺之
喻即
先言
後說
也

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
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者謂之經非戒不尊故戒
為萬行之首眾德之源者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偷
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其十戒則益之以不着花
鬘纓絡香油塗身不歌舞戲媚妓不坐高廣大床不
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錢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條
皆載牒文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 同上

佛書浩瀚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
易而樞要可窺矣圓修居鳳林白樂天從門佛法大
意修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
恁麼說修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寰
中居虎跑嘗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
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瞥
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
幾於近道者乎 同上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
其詼諧滑稽而僧史亦渺其人不為列傳東坡敗惠
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

佛印
信是
高僧
子瞻
讀書
萬卷
負高
材終
不出
佛印
範圍
之內

忌子瞻為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
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
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
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
之旨無從質難之耳 同上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筮子詞云有意送春
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斷
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峰

誰謂
僧家
踈于
道與

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
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
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太喜 俱同上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
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
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與中尋覺花寂
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
謂超然者矣 餘冬序錄

王太蒙先生類纂批評灼艾集卷之七終

王太蒙先生類纂批評灼艾集卷之八

四明王 佐纂評

立節

志見乎詞信哉

樊公時中爲浙江叅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帝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霏雪錄

石演芬事李懷光爲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爲逆演

芬使客部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
懷光捕之罵曰爾爲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
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心腹今公
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
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

續觀感錄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卷八
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
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甕
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甕中

苦心
苦節

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
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
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
爲人邪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
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
故以焚尸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爲立廟祭之
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爲賊
其能爲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嫚罵降
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續觀感錄

張士誠既據吳元主猶賜以龍衣御酒是教之爲亂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士不可屈不強留也

玄敬詩話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鞏以母喪服除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狗國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爲戲兇狠傲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隣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

三四
十年
指其
最久
遠者
言之
耳

是日
難事
奈何
有奪
其祠
者

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徃徃以彼易此何邪

近代名臣錄

深寧王先生應麟過宋德祐忠臣袁鏞墓詩曰天柱不可折柱折世莫當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士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已力代國相頡頏昔遭宋祚移耻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勢欲掃攬槍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克襄忠烈動天地遺魂爲國殤山水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

幸一息度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掛墓栢泣下霑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愚按表鏞于德祐丙子三月元兵至鄞力屈被縛虜奇其才欲降之脅以烈火鬚髮燎盡罵聲不絕而死蓋與顏常山越千載一轍迺其時舉家赴義者又一十七人尤足以見鏞修身齊家之化也然觀王詩庶幾可以泣鬼神矣鏞之後若琪若忠徹翩翩尤顯云謂天之報施善人非耶

綠雪亭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亾削髮爲僧改名

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惟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傳信錄

一錦衣管緝事擢權欲傾政府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 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摺摺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

不謂是非論正一藝人能王持之謂三代直道而信

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供指為李所嫉楊懼考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眾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東宮講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旨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

要知楊倭漆亦

者

教我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傾李尋以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之所難也

瑣綴錄

朝廷命安退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征交趾命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者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臥起九月入交

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旣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裨等隊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車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

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閩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
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
日也先是賊陷諒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
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師知
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
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後得脫歸者雖
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
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
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

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見相得安字志
靜豐城人年四十二歲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
歲

立齋閑錄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
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志蓋
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蓄草
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
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
爲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旣爲忠臣妾豈不能爲義婦

王良
死節
猶曰
丈夫
不謂
其妻

能爲
義婦
曰壽
畫後
嗣如
素亦
女中
烈夫
夫哉

乎唯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
某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珥與此婢投匿僉
事衙若得撫養成入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
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
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
謚曰忠節云

西湖志餘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
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
濱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薊州豐順人自邑庠陞太
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
銜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
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
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
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
友急難詩歌鵲鴿况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
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
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于上上
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蓉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國朝恩鶴鴿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同上

激節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于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昇公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東

谷贅言

議論
當玩

忠烈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題沁
 園春詞一闕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烈千載之
 後昭然與日月爭光 本朝劉文成公伯溫過安慶
 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
 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為難羨英偉
 竒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
 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
 清名要繼文山使頑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

再過
之忠
肝義
膽照
耀天
地

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
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蓉塘詩話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感人
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
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
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
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亾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
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

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
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
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岌岌試一臨虜騎俯城
陰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
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嘉話錄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
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
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近代

名臣錄



鏡識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爲我造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隱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爲公抗節死難之兆云

近代名

臣錄

虧節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
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於
魏徵夫唐實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官僚魏徵等皆出
唐高祖之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
王不自怍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
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殊不類况
當時群臣中如周是修之死我太宗有彼食其祿
自盡其心之旨聖意所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徇

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徵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
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
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
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立齋閑錄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相約
自盡於應天府學旣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
胡先生如廁回問家人曾飼猪否解先生咲曰一猪
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蓋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修
竟行其志哀哉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
貞實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
白金十兩壽解夫人爾

同上

王太蒙先生類纂批評灼文集卷之八終



